

2015年

河南文学作品选

中篇
小说卷

何 弘 主编
墨 白 编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大地传媒

大家书局

2015年

河南文学作品选

中篇小说卷

何 弘 主编

墨 白 编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大地传媒

 大象出版社
· 郑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15 年河南文学作品选. 中篇小说卷 / 何弘主编;
墨白编. — 郑州: 大象出版社, 2017. 10
ISBN 978-7-5347-9160-4

I. ①2… II. ①何… ②墨…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
作品综合集—河南②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8. 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33041 号

2015 年河南文学作品选 中篇小说卷

2015 NIAN HENAN WENXUE ZUOPINXUAN ZHONGPIAN XIAOSHUOJUAN

何 弘 主编

墨 白 编

出 版 人 王刘纯

责任编辑 石更新 杨 兰

责任校对 裴红燕 牛志远

装帧设计 王莉娟

出版发行 **大象出版社** (郑州市开元路 16 号 邮政编码 450044)

发行科 0371-63863551 总编室 0371-65597936

网 址 www.daxiang.cn

印 刷 洛阳和众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6.25

字 数 337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8.00 元

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地址 洛阳市高新区丰华路三号

邮政编码 471003

电话 0379-64606268

2015 年河南中篇小说创作综述

墨 白

2015 年 11 月 23 日下午,郑州持续多日的阴霾天空中飘落的细雨终于改变了形态。雪,从这天下午一直飘洒到第二天中午,最初看上去悄无声息的雪,在第二天清晨我走出家门时突然变成了一只雪豹迎面朝我扑来,我惊叫着从地上跳起来。那一刻我热血沸腾,像个孩子一样扑向雪的怀抱。接下来我先后做了两件事:先清理楼前的积雪,带着孙子在楼道门口堆了一个老大的雪人,你知道,那是我童年遗失的梦境,我已无法回到曾经的乡村,无法重现在乡村曾经拥有过的关于雪的经历,那个长了长长的胡萝卜鼻子和黑黑的煤球眼睛的雪人与我此时堆起的雪人已经有了本质的不同;然后在电脑前坐下来,开始系统地阅读我所能见到的河南作家在本年度发表的中篇小说。

阅读就像积雪的过程,文字悄无声息地在我的视野里慢慢展开,而有一刻,我的内心确实产生了那只雪中之豹猛地朝我扑过来的感受。在申剑的《白衣胜雪》(《山花》第 3 期)里,肉体的医治与灵魂的救赎同时展

开;同样是写医生,李清源在《二十年》(《芒种》第7期)里展现的则是社会这个大染缸对自然人肉体的腐蚀与灵魂的阉割;安庆在《穿过雨季的前方》(《边疆文学》第1期)里以饱满的情感对动荡中的中国农村伦理道德的霉变与欲望觉醒进行考量;陈铁军的《轰炸》(《民族文学》第8期)则把民族主义与人性置放在战争中来考问;尉然的《向左转 向右转》(《西部》第1期)关注的是现实生活中人的精神异化;张运涛的《小警察》(《啄木鸟》第11期)和陈宏伟的《远方那么远》(《江南》第6期)均以生活中的常态来映射大的社会现实问题;奚同发在《那一夜,睡得香》(《时代文学》第12期)里展示的是信息社会带来的谎言与骗局的泛滥和网络对人类的绑架与奴役;尚攀的《同路人》(《莽原》第6期)以漂泊在路上的“同路人”是否能携手走到终点来思考人生。这些根植于现实生活、具有唤醒阅读者沉睡的内心世界的力量的小说带给我的感受确实如同那些扑面而来的雪带给我的感受一样。除此之外,本年度申剑还在《山花》上发表了《太平天下》,李清源在《当代》《青年文学》等刊分别发表了《苏让的救赎》《相见欢》与《晚节》,赵瑜在《长江文艺》上发表了《实习期》,陈铁军在《青春》上发表了《谁也别想走》,张运涛在《清明》上发表了《梁柱》,陈宏伟在《雨花》上发表了《斜塔》。应该说,上述诸位小说家的创作集中体现了本年度河南中篇小说创作的整体水平。

当然,体现本年度河南中篇小说创作水平的还有《库尔喀拉之恋》,田中禾先生的这部小说是他正在创作的长篇小说里的一个章节,写的是在特定的政治环境中人性的割裂和人与人之间信任的丧失;还有赵大河以历史对现实进行戏仿与隐喻的《马戏团》。这两部佳作均发表在《大观·东京文学》杂志上。此外,《大观·东京文学》还先后发表了老张斌的《蓝

色音影》、乔叶的《卡格博峰上的雪》、傅爱毛的《非常疯子》、尉然的《焚书机发明始末》、八月天的《永远的村庄》、李建森的《一堵墙》、尚攀的《再见如初见》等力作。这些作品的加盟,使《大观·东京文学》杂志成为展示本年度河南小说创作成就的一个重要平台。本年度河南中篇小说的收获还有宫林发表在《山花》上的《深秋雾烟》,丁晨发表在《红岩》上的《九霄环佩》,尹顺国发表在《石油文学》上的《阿奴之殇》,田君发表在《清明》上的《李毅的“V”生活》,梁深义、沈靖分别在《莽原》上发表的《唱戏》《铜壶》等。

入选 2015 年度河南中篇小说卷的标准大致如下:小说的叙事结构,小说叙事语言的个性化与内在张力,叙事文本中小说家对时间、记忆与现实生活关系的理解和呈现,小说的艺术真实,对人物所处时代社会本质的提示等。当然,还有小说对人物的塑造,比如《库尔喀拉之恋》里的宋丽英、《白衣胜雪》里的外科大夫何无疆与民工梁小糖、《二十年》里的刘佩瑶、《穿过雨季的前方》里的玉露与户小阳、《马戏团》里的小丑、《轰炸》里卖焦丸子的日本人吉田、《向左转 向右转》里的植物学家、《小警察》里的厨师老贺、《远方那么远》里的农民高平义、《同路人》里的凌晓珂等,这些给阅读者留下印象的人物都是收入年选的必要标准。

其实,在 2015 年 11 月 24 日的早晨我做的第一件事是在微信群里发了三组共 27 张关于雪的图片,我在图片前分别写下了如下的三组文字:一、人类梦境的重现。我们在这梦境里获取快乐,但我们无法把握这短暂情境的到来与离去。二、一万年前的使者,手持洁白的旌节来到我们的视野里,然后,朝着未来,马蹄无声,悄然而去。三、童话的母亲。丹麦,安徒生。这些渐渐远离我们的世界,以冰雪的形态,刺进我们的脖颈。

后来我发现,上面这些文字与接下来我的阅读密切相关,仿佛这些文字就是对我阅读感受的一种暗示。应该说,2015年冬天的第一场雪改变了我的心情,而2015年的河南中篇小说创作则改变了我以往对河南文学前途渺茫的看法。我从上述小说家那里看到了他们蕴藏的创作潜力。当然,具有潜力的小说家还包括本年度没有中篇小说问世的邵丽、鱼禾、南飞雁、王安琪、韩向阳、张晓林、柳岸、赵文辉、盛丹隽、李乃庆、钱良营、张运祥、张艳庭、孙青瑜、郭昕、段舒航、孙瑜等。他们将会共同构成未来的河南中篇小说创作的瑰丽风景。

由于视野有限,会有创作成果被遗漏。事情就是这样,现实总有一些我们无法解开的梦境,我们为此深表遗憾,并希望谅解。

2015年12月31日

目 录

田中禾	001	库尔喀拉之恋
申 剑	045	白衣胜雪
安 庆	103	穿过雨季的前方
李清源	135	二十年
尉 然	181	向左转 向右转
陈铁军	210	轰 炸
赵大河	236	马戏团
张运涛	262	小警察
陈宏伟	317	远方那么远
奚同发	343	那一夜,睡得香
尚 攀	377	同路人

库尔喀拉之恋

田中禾

上篇 《初恋》是一本书

认识章明之前,宋丽英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恋爱过。丽英的经历很单纯。来到人世二十年,她有十二年是在学校度过的,两年前她还不知道库尔喀拉在哪儿,想不到世界上有这样一个地方,像在天外,像在梦里。“在那遥远的地方,/大漠边有座小城,/红柳摇着粉色云霞,/绿洲里透出白白的屋顶。……”这是宋丽英刚来库尔喀拉时写的诗。初到库城,这里的一切让她感到新奇,诱发着她的幻想。走过县城,像走在历史久远的城堡里。僻静的小街,围着白色泥墙的院落,高高低低的土墙、泥楼。巷子干净、空落,商店狭小、幽暗,店铺里摆着装饰精美的铜器、闪闪发光的民族用品。站在街头放眼一望,就能看到集市尽头无边无际的戈壁滩,戈壁滩苍苍茫茫,一直连着巍峨起伏的天山。山顶雪峰洁白,在太阳下闪光。天空碧蓝碧蓝,抬头看一眼就能让人感动得直想流泪。在铁红色大山的影子里,小城像一簇灰灰的骆驼草,被浓绿的榆树和胡杨包围着。库尔喀拉的巴札仿佛她小时候读过的《一千零一夜》里的童话世界。背着馕包、骑着毛驴的人赶进城来,攒动的人头让她眼花缭乱。白色的圆布帽,尖顶的四楞帽,插着羽毛的小花帽;黑色的面纱,杂色的披肩,绘着华丽图案的头巾;还有中原地带见不到的各种面孔:垂着山羊胡的精瘦的脸,留着唇须

的油光光的脸，裹在丝绸里的苹果似的脸……一个从中原内地来的年轻女孩儿，来到这儿，她才知道世界有多么宽广，天地有多么辽阔。

是章明的到来，唤回了她对现实世界的真实感。

章明穿着一件苏联花布衬衫，蓝底，玫瑰花似的暗红色图案。领口敞开，露出健康的脖子和锁骨。他的上衣扎在裤腰里，裤管挺括，两腿修长，两手插在裤子口袋里，用一种腼腆的微笑看着她。这两人初见的一刹那把丽英镇住了。她从没见过这样的男人，高高的身材，温雅的神态，彬彬有礼的微笑，眼睛里透出一种灵气。丽英有点儿紧张，她从桌边站起来，咧嘴笑了一下。他伸出手的时候，她也把手伸过去，以为他想和她握手。可他只是冲她笑了一下，把手伸向桌上的蘸水笔，同时从裤子口袋里拿出另一只手，在她的文件筐里扒拉。她明白了他是想找一张纸，她的脸一下子红了，连忙帮他找到一张白纸递过去。他把蘸笔在墨水瓶里戳了一下，在瓶口荡了荡，俯下身，就着桌边写了一张领条：“今领到办公桌一张、椅子一把……”丽英不由得抬眼看看他。这个人的字和他的人一样爽利，让人看着舒服。他就是章明，那个从乌鲁木齐下放来的人？

科长叫丽英带他到库房去挑选桌椅，领取蘸笔、墨水、公文筐、稿纸、账簿。他挑选算盘时那副认真的样子让她心里暗叹。那是一个挺好的算盘。章明拿到手里摇了摇，很不放心地举起来察看。他指着那些被算珠磨薄的档柱说：“这还能用？”她说：“这是老会计留下的，他一直在用呢。”他从鼻子里“唏”了一声。

章明来到单位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求买个新算盘，他还要求到乌鲁木齐的文具店里去挑选。当他认真地对科长说这些话的时候，丽英觉得这人真的有点怪。他不是挺英俊、挺精明吗？刚进办公室就对科长提这样的要求，难道他不知道自己从省城调到这个偏僻地方来是为了什么？说这些话时，他真没留意别人看他的眼神？本来她有几分胆怯，这个章明不太爱说话，见到他的一刹那她心里有点慌乱，怕对付不了他，抓不到什么材料，没法向组织汇报。看到章明对算盘的认真劲儿她松了一口气。这个人看似聪明，其实有点儿傻傻的。

章明不知道,在他到来之前,老耿找丽英谈过话。——丽英没想到老耿会找她谈话。在这次谈话之前,丽英从来不敢正眼看老耿。老耿背着手在单位院里走,人们看见他要么赶快溜走,要么立刻站住脚,脸上堆出笑容,点头哈腰和他打招呼。大家都叫他老耿,没人称他的职务,可谁看见他,脸上都会情不自禁地浮起讨好的表情。在这次谈话之前,丽英对自己的人生没什么奢望,不过是好好工作,安分守己地处世。在这样一个天外仙境般的地方工作,每月能给万里之外的家乡父母寄钱,她心里很满足。丽英对自己的家庭出身很敏感,她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无论什么时候都不和别人比,不和别人争高低,站在人后,不出风头。这是她生来就有意识,用不着父母教育。老耿找她谈话,她有点儿受宠若惊,她没想到组织会想到她,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她,让她监视一个下放到基层、被组织审查的人。她想象不出一个受了处分,从省厅调到下面来的人会是什么样子。她做了种种猜想,却没料到章明是这个模样。他脸上没一丝阴影,好像什么事儿也没发生过,什么倒霉事儿也没碰到过。从省城调到这儿来,他好像一点儿也不在乎。

此后丽英有了事儿干,她每天要认真观察这个人。走进办公室,她的第一反应就是首先扫视一下那人的桌子。如果他埋头在账簿上,一手拈着账页,一手噼里啪啦拨打算盘,她心里会很踏实;如果他的位子空着,她会忐忑不安,没法安心工作。大多数时间他在她之后来到办公室,从她身边走过,直接走到自己位子上,拿起鸡毛掸,把桌面、椅子掸一遍,让算盘发出“噗嘟噗嘟”的响声,然后泡一杯茶,坐下来,打开公文夹和账簿。当她看他时,他正端着搪瓷茶缸,眼睛看着前方,一缕气雾绕着他的脸,从他头顶飘起来。丽英希望他能转头看她一眼,可他喝完茶就埋头在账簿上干自己的活儿了。隔着账册垒起的高墙,她能看见他的头顶——又硬又密的头发,几根短发从偏分的发隙里翘起来,随着他的姿势颤动。算盘在他手下发出流利的响声,让她觉得他打算盘很陶醉,不光盘子飞熟,节奏也像音乐一样好听。

这让丽英不痛快。这个人给人一种傲慢的感觉。每天在一个办公室

里坐，隔着两张桌子，难道他连看她一眼的兴趣都没有？丽英勾头向自己身上看。她的胸脯平平的，花格子上衣土里土气，刷子辫翘在脑后，像个没毕业的女学生，和他那帅气的样子比，她有点儿灰心，有点儿生气。

第一次向老耿汇报，丽英就揣着这种不平的心理。事前她想了很多，在笔记本上做了一番整理，进了老耿办公室她还是有点儿慌乱，把想好的词儿忘了，不得不临时翻手里的本子。

“他有点儿傲气，对自己犯过错误不在乎。……虽说现在政府号召穿苏联花布，可他穿一身花衣服上班，大家还是不习惯。他对机关的条件不满。……他说那算盘是废物。那是老会计用了多年的算盘。他要买新的，还要到乌鲁木齐去挑选。……”

她偷眼看老耿，老耿脸上没什么表情。

“这个人吃喝穿戴很讲究，把自己打扮得像个阔少爷。他桌上没灰沙，干净得不像办公桌。他用的搪瓷缸天天擦洗，里外不沾一点儿茶垢。一个男人，用的手绢镶着花边，头发上打发油，每天把皮鞋擦得锃亮。”

说这些话的时候丽英怕自己脸红，她拼命把热辣辣的感觉压下去，可压着压着整个面颊热起来，耳根也开始发烧。

“他上厕所用的都是特意从商店买的桑皮纸，裁成长方形，整整齐齐放在办公桌的抽屉里。他用蓝天牌牙膏刷牙，百雀羚润面脂搽脸。”

那天他从商店回来，手里拿着这些奢侈品，看她眼睛里露出惊奇，他笑了一下，郑重其事地对她说：“牙膏，一定要用好的。”——这是他第一次看着她说话。她不明白这样的小事儿他为何那么认真，什么牙膏不都一样刷牙吗？

“这个人和周围同事不一样，和我们办公室的风气不一致。”

她再次抬起眼睛，看了老耿一眼，然后用一种坚定的语气说：“这个人，不像无产阶级，不像社会主义劳动者。资产阶级作风严重！”

老耿的眼皮动了一下，丽英觉得受到了鼓励。

“他不爱说话，不爱和人交往，不知道是性格问题，还是有意掩饰自己。”

她最后这句话得到了老耿的赏识，他脸上露出明显的笑意。

丽英结束汇报之后，老耿点一下头，说：“注意他的言行、信件、跟谁来往。”

老耿虽然没表扬她，可她觉得她的第一次汇报还算成功。走出老耿的办公室，她脚步轻飘飘的，有种压抑不住的成就感。

章明还坐在那堆账册后，她走进会计科他也没抬头。瞥着他的头顶，丽英脸上浮出一个暗笑。

章明确实像个不懂事的傻公子。他没觉得自己犯了错误。他认为自己只是在不当的时候说了一句不合适的话。他写了几次检查，接受了几次帮助，现在调离原单位，换个环境，他觉得挺好，他以为自己的事儿已经完了。在乌鲁木齐待了三四年，他对新疆这片神奇的土地充满好奇，北疆、南疆广阔的地域吸引着他，楼兰、龟兹、轮台，吐鲁番、塔里木、罗布泊、玛纳斯……那么多地理、历史书上读过的地名让他心驰神往。能到天山脚下、大漠戈壁边缘，到这座充满民族风情的小城来，摆脱烦恼，改换一下心情，他很高兴。他像宋丽英刚来库尔喀拉时一样，对这里充满新奇感。下了班，他在街边溜达，看远处的山、城外的荒漠、头顶的天空；在维吾尔族老乡的烧烤摊边停下来，买几串梭梭柴烤出的羊肉串，撒上孜然，香香地吃；学着他们的腔调，用半通不通的汉话和他们交谈。“羊娃子嫩嫩的嘛，茶喝哈（下），馕吃哈（下），火墙热热的躺哈（下）。美着呢。”他这个腔调和脸上的笑容让维吾尔族老乡很开心，老乡从火上拿起一个滋滋发响正在冒油的羊肉串递给他：“送你一个嘛，没关系的，不客气的嘛。”

库尔喀拉就那么一条街、几条小巷，加上一些算不上街也算不上巷的旮旯，这个省城来的年轻人没多少地方可去。走着走着，他拐进了书店。书店离烧烤摊不远，门头上汉维两种文字书写的“新华书店”几个字很醒目，一看见这几个字，章明的腿就自动带他走进去。他已经不写诗、不投稿，也下决心不进书店，可看见书店的门额，他还是不自觉地走了进去。

和乌鲁木齐比，这书店很小。两个书柜对成一个拐角形柜台，柜台内

外各有一排书架。看见书架上的书，章明像教民进了寺，脸上没有了微笑，神情变得恭敬。为了看清书脊上的字，他伸长脖子，把脚跟踮起来，嘴角绷成一条线。他抽出一本书，站在书架前，不大一会儿就沉浸在书里，一个人走到他跟前他也没在意，直到耳边响起一声咳嗽，他才把眼睛抬起来。他看见宋丽英站在他旁边，正探着身子歪头看他手里的书。他把书翻转来，让她看书的封面。她嘴里轻轻念叨：“初恋。”他解释说：“这是屠格涅夫的名著。”她说：“我知道。”她脸上有一点儿微红，可她的回答让他高兴。

“想不到这儿还有这么好的书。”

“小地方，不能有好书？”

“我不是那意思。我是说……”

这是章明来到库尔喀拉之后和丽英第一次交谈。他不知道，为了找到这个机会，丽英在他身后瞄了很久。书店是个好地方，在这儿和他搭话最合适，这个傻公子，见了书，肯定会多说一些话。这个书店她常来，这本书她翻看过。《初恋》这个书名对年轻女孩子很有吸引力，她想买它，可不好意思拿到柜台上去结账。

站在书架前，章明不像在办公室那样拘谨，言谈、举止放松多了。他从书架上取下几本书，在她眼前摊开，指点给她看。

丽英淡淡地说：“这套书摆在这儿一年多了。”她走到书架另一边，从上面抽出几本，“这儿还有……”

念出手里的书名，章明眼睛放光，脸上露出惊喜道：“这些书我在乌鲁木齐一直没买到。”

丽英翻眼看着他说：“知道为什么在这儿能找到吗？”

章明不知道。他傻傻地笑。

丽英像个老师一样给他批讲道：“虽说这儿离苏联很近，可这个小县城有多少人？有几个人读普希金、屠格涅夫的书？再说……”她把话说下去。这地方虽然偏僻，可它和全国所有的地方一样，刚刚经历过一场运动，沾文学、爱情一类的书很少有人买了。“今天你不买，下次来，它还摆

在这儿。”

章明高高兴兴把这两套书买下来，像得了宝贝，不等营业员包起来，就忍不住拿起来翻看。丽英没有阻止他，她只是更坚定了自己的看法：这个英俊的男人是个傻公子，他的傻劲儿挺可爱。

库城的黄昏很长，当夕阳在天山的山头上慢慢坠下去之后，天空还是一片明朗，直到月亮像透明的碧玉高挂在天上，天色还不肯暗下来。

两人走出书店，在空旷的街上往回走。

“从乌鲁木齐调到小地方来，习惯吗？”

“这儿不错。”

“太偏远了，还没有口内的一个小镇大。”

“清静。空气好。下了班在街上走走，很享受。”

他突然转过头说：“咱们去吃烤肉吧。”

这让丽英没想到。她站在那儿犹豫了一下，看到章明脸上现出那种腼腆的干笑，她爽快地说：“我带你去个地方，那儿的烤肉特别好吃。”

他们一起度过了一个愉快的晚上。章明买了新书，丽英带他去吃了库城有名的“买买提烤肉”。章明掏出钱包的时候被丽英推了一把，她利索地付完钱，他的手还在钱包里笨拙地摸索。他傻傻地看着她——这表情让丽英很得意。他捏着钱站在那儿犹豫了一会儿，尴尬地笑了笑说：“好吧。下次我请你。”

第二天，丽英向老耿汇报。听说章明到书店买了书，老耿的眼睛亮了一下，看来他对章明买书很关心。丽英把她的本子拿出来，上面记着章明每天的活动。“他买了九本书。四本屠格涅夫的小说，五本普希金的诗。”她看着本子，把书名一一念给老耿听，把每本书的内容做了简单说明。

她没汇报他们一起去吃烤肉。这本来是同志之间的正常交往，没什么可隐瞒。再说，她接近他，是为了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可她心里有个阴影，让她不想提起这回事。昨天和章明分手的时候，丽英心里有过一闪念，现在想起来还感到害臊。月亮已经升起，天山的影子、小城和街巷的

影子，全都沐浴在淡淡的月光里，戈壁滩上吹来一阵冷风。她看着章明的身影和他走路的姿势，他走路的姿势让她想到沙漠里的胡杨树，那瞬间她心里涌上一种渴望，她非常希望章明能张开臂膀把她搂在怀里。这是一种奇怪想法，过后她感到很羞耻、很可笑。可那会儿这个愿望很强烈，他身上散发出的气息很迷人，他的怀抱吸引着她，让她觉得他的胸脯一定很温暖，贴上去一定很舒服。如果他把她揽紧，勾下头亲吻她，她一定会心神荡漾。长这么大，她是第一次有这样的渴望。可是，走向集体宿舍的时候，这家伙直奔那座大房子，连头也没回。

“这个人很傲慢，目中无人。”

这句话本来可以算做这次汇报的结束，可她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件事：“他问我看没看过《洼地上的战役》。”

老耿眼睛里现出一丝惶惑。丽英补充说：“这是一个反革命分子写的书。”

老耿的脸色严峻起来：“他买了这本书？”

“书禁了，他买不到了。”

“他说什么？”

老耿的脸色让丽英害怕，这个细节她完全可以不汇报。她连忙缓和说：“他问我读没读过这本书，我说我没读过。”

“就这些？”

“就这些。”

老耿意味深长地“哦”了一声。

走出老耿的办公室，丽英心里像长了一丛茛苕草，毛毛辣辣的不舒服。老耿那一声“哦”，究竟什么意思？

这影响了她的心情。她说不清是后悔还是懊恼。是后悔那天晚上没沿这个话题说下去，套出更多对组织有用的材料，还是懊恼不该向老耿汇报这个细节，弄得自己心神不宁？她说的是实话，她没诬陷章明。她带他往“买买提烤肉”走的时候，他的确这样问过她。当时气氛很轻松，如果沿着这个话题说下去，这个傻公子肯定会说出更多有用的材料。老耿不知

道这本书的来历,她知道。她对老耿撒了谎,她在学校时曾经爱好文学,读过这本书,心里很崇拜这本书的作者。看到报纸上揭露他的反革命罪行,他被划为反革命集团成员,她感到后怕,幸亏她对谁也没说过。章明提起这本书,她没沿这个话题说下去,是因为她养成了远离这类话题的习惯。何况那会儿她正沉浸在兴奋的心情里,头脑有点乱,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她是第一次和一个小伙子在街上走,被一个小伙子邀请去吃烤肉。他那么英俊。街上虽然行人不多,她还是能感觉到路边有人看他们,那感觉让她兴奋。她只顾向他夸耀库尔喀拉各种好吃的东西、好玩的地方,只是随口应了一声就放过去了。向老耿汇报这件事,不只是因为对章明的傲慢生气,还因为丽英从来没接受过组织交给的任务,现在接受了,就要表现出自己的忠诚。

章明的办公桌增加了她的烦恼。他的办公桌空着。搪瓷缸孤零零地立在蘸笔、墨水瓶和公文筐旁边。她问了老耿,才知道这个人请假了。他趁月初账目不忙请假回一趟乌市。看不见那小山似的账簿后晃动的脑袋,她心里很不安。他为什么要回乌市?就为了去买一个算盘吗?到了第四天还没看见他的影子,她感到焦灼、忧虑。他干吗在那儿耽搁这么久?出了问题怎么办?

丽英没法放心。他一天不回来,她一天不能安心。他的办公桌那儿飘过来一种气味,让她不断回想起这个人来到会计科之后的种种表现。他嘴唇边挂着的微笑——背后是不是藏着诡计?他在办公室里传播的气味——是不是一种资产阶级的腐化气味?他在书店里对《初恋》入迷,他向她夸赞这本书写得多么好,把书借给她,害她每晚沉浸在恋爱的幻想里,他心里是不是藏着男女之间见不得人的坏念头,有意拿这本书来调戏她?他邀她吃烤肉,和她一起在街上走,两个人那么开心、轻松,分别的时候他却头也不回,没一点儿留恋的意思,第二天在办公室见了面像原来一样冷淡……这个人看似傻傻的,可他的心思叫人难以琢磨。

他对他的怀疑和忌恨随着心里的挂念不断增加。看到镜子里自己的